

中國人文藝術

# 光明照耀着瀋陽

劉白羽 著

新華書店印行

# 陽 潘 着 耀 照 明 光

著 羽 白 劉

光明照耀潘揚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著者 劉白羽

出版者 新華書店

· 編 輯 ·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

· 有 版 · 權

##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曾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陸續編選出版。

# 目 錄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一
人民與戰爭·····	九
爲祖國而戰·····	三
將胡匪消滅在大森林裏·····	一九
南滿歸來·····	三五
光明照耀着瀋陽·····	三五
紅旗·····	四四

#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 激戰

記者整日穿行大平原，到達前方，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十五日了。

半年以來，在中國展開了光明與黑暗，摧殘人民與人民的自衛的鬥爭，在這驚天動地的十五  
日保衛四平街之戰果，寫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頁。十五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鐵與血的  
爆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鬼焰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兩小時三千五百發砲彈（每分  
鐘二十五發）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住，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絲毫未動。它如同  
一塊石碼上寫：「停住！」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一個十字口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公允的說，這裏不是什  
麼稀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二〇米高的高地，沒有樹林，面前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

動滅的軍隊從南面、西南，同時也從西北面的一部份向這個城攻擊。

砲聲，從三十里外就聽到了，戰士們匍匐在他們低矮的地堡裏頭，震聾耳朶，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下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一排排長向大家宣誓：

「我誓死堅守，死了也要把屍身擋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由一個營擴大到一個團，這話成爲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縝密的把它記錄下來，寫成信，寄給他們敬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那裏去。在春風和春雨的變幻之中，四平火線，日以繼夜是響成一片的砲火。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裏射擊，夜晚偶一間斷的時候，就修築起堡壘來。有一處防線上，有一個地堡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裏面的右壁上寫着「射手正確階準」，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裏面是編有號碼鋪設草袋的彈藥手和射手的位置。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情感。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二個人，……班長范金合和戰士王景春，他倆下了最大決心，班長說：「咱們倆在，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日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是那樣戀戀不捨了。



我想了想，我想找到一個答案：這英雄的來源在那裏？

前兩天，一個號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載塵土的街路上，遇到一羣從四平下來的擔架隊，我與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三馬路作皮匠的年青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

「同志！國民黨進不來了，開頭說三天，不進來就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同志！」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十五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爲什麼？」他簡單的回答：「飛機大炮把四平炸平，人家不動，也沒用呀！」他的話打動我，我不禁說得我太辛苦了的意思，他却不以爲然的打斷我：「同志們爲了誰呢？」

### 無窮力量的來源

四平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這一點是鐵的事實。就在戰爭前夕，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簽名要求和平，想送給瀋陽的執行小組，可是和平乞求無望了，他們聽說「胡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是他們寫信把民主聯軍找來

的），他們沉默而堅毅的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做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弟兄，頂得住猴子隊（他們管那些美軍服裝，戴毛帽子的新一軍叫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砲火排山倒海襲來，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一道道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砲聲。大家耽心着第一線，眼看着兩個通信員往前跑，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一個電話從第一線打來，連長的口音：

「陣地很好，只傷一人，人在堡在，請首長放心！」

這時，老百姓笑得裂開了嘴。現在他們每天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打得好。」

一天夕陽西沉的時候，敵方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百姓擁擠擠跑到區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去慰問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他們走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裏伸出頭來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了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裏，由於血流在一起，部隊和人民，在四平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裏，他們在院裏掘了地窟，晚間在窗上塗了黑布，不讓電燈光

露出一絲。四平理今天爲止：電燈、自來水，沒有一刻鐘的間斷，電線天天給他火炸斷，市政府還派一部份工人，每天把它修好，日夜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是沙袋堆的工事。

十五日以來，每天有個時間，反動派把砲口從火線轉向市區，轟擊市民。這下面是一個統計：

第一區，死二十四人，傷五五人，毀房十五間。第二區，死八人，傷三十一人，毀房十四間。第三區，死四人，傷十七人，四十家房屋被毀平。第四區，死十二人，傷二十六人，毀房一〇〇間。第五區，死七人，傷十三人，毀房五〇間。第六區，傷七人，毀房十四間。

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的火焰。

一個老年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送進醫院，晚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來看他，還帶了雞蛋告訴他，他分到了十畝敵偽土地，這老年人說：

『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還不說，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我這一輩子總算看見好人了。』

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媒妁。市民房屋炸毀者，政府立刻調劑公共房屋給他們，負傷者，政府送進醫院，每天三十五元（四平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藥金，家庭生活困難者發

高粱，給砲火轟死者，政府買棺木入殮，掩埋，還撫恤家庭一〇〇〇元，一百斤高粱和一個長期撫恤證。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菜，各區都組織了戰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之鹽、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爲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的城裏，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部隊看的油印報「戰爭四平」，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印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這些報都是一個人編。報紙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砲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縫裏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眠，他們興奮着，爲了一個總的任務，總的希望。——戰爭爲了人民，人民爲了戰爭，血在一齊搏動着。四平的人說。

「打吧——讓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在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說：「從什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什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工作部門裏開了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

「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我家裏相當富裕，是父母讓我當兵的呢？不是，是我自己一腔熱血。沒想到現在如此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升，河南清化縣人，得了瘧疾，突然帶了滿頭汗珠站立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做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與喬得汗珠淋漓滿臉，握拳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八路軍！」激動得全體紛紛落淚。他的病沒有好，他誠摯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還不够，我願進一步了解，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戰爭需要行動的工夫，送他到後方醫院休養，他不願意，他說：「死也要跟着走。」經過解釋，他哭了，含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各種方法使他的士兵變得愚蠢。

新一軍是那樣的自大、狂妄，搖搖擺擺到東北來。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是無法解決的，就是在戰爭一接觸之後，他們無法再保存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爲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有這樣「土匪」，他們不是反動派所宣傳的凶殘、狠惡，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十五天內，士兵的情緒在作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一方面

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裏，開始在火線上悄悄聽著出自我們地堡的讀報紙的聲音。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他們無論官兵，每人得到香煙、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他們把三百多傷兵丟在陣地上沒人管，他們只有在地上哀呼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擔架抬到鋪滿稻草的壕內，上藥、餵飯，兩天之後十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七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一切的造謠與誣蔑在事實的真理面前，永遠只有一條路，就是毀滅、破產。

我四日乘火車回來，同事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雄的人們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面。——當我從車箱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深深相信：四平街在爲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膺抵住火炮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眼睛望著你，也會把力量集中向你。四平街不但是爲了東北，也爲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光明的前途，在這重要的時間內向前發展着。

## 人民與戰爭

記者經過漫長的西滿交通線，走向前方。這正是蔣介石在他偽裝的「停戰令」後兩小時就從茂林方向向西滿解放區進攻的時候，——這個前哨戰，預示着又一次向東北人民的挑戰……。我沿途處處看到一種東北人民自衛動員的熱情。一週之前，松花江在一夜嚴寒後封凍起來了，我在江邊一家樓房裏，王家破舊的草房裏過宿，早晨天尚未明，主人在灶前燒火，在火光中，四十六歲的左爾欽農民馬雲倉和我談起，他原來是抬擔架送傷員到大齊縣去，完成任務，連夜折回趕在朋友家借宿，準備不一會就回家去的。談到傷員的功夫，他突然望了我一眼，說：「在街上我把我拾的同志放下，我看了看，去買了兩枚香煙給同志抽，下晚我又買了些乾糧給他吃。」

他談得平淡，笑得也平淡，但他的形象却引起我一種可驚的感動，這正是東北人民從長期黑暗中走出的新姿態。這使我想起那天在前郵旗所見的事實：黃昏，從松龍泰火線上下來的一批傷

員進了街。前郭旗街上設有八處傷兵醫留所，我訪問天豐客棧的一處，那裏有十個小孩子，都是兒童團團員，其中一個胖胖紅臉的叫隋聯璧是小組長，他們在照護傷兵。這一天一夜，八處醫留所的兒童團員都沒閉眼。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爲了給一個重傷號喝熱開水，那樣寒冷的夜晚滿臉是汗從我身邊跑過；一個小孩子伸手給傷員輕輕揩臉，傷員感激的微笑着充滿忍受苦痛的表情，不想在孩子面前呻吟。曹留所裏，有一個婦女會員在給戰士洗血衣。在炕舖一角上堆着十捲行李，我問隋聯璧：「你夜晚不回家，母親放心嗎？」「母親叫我來。」「太太就在這時間，門外發生一陣騷亂，原來一個在這街上駐紮過的傷員，在昏暗的光線下，給羣衆發現圍上了。傷員在講述戰場情形，人們眼裏發出憤恨的眼光，——一個老太太端着剛煮好的準備吃晚飯的餃子走來。

我的任務不是過早下任何判斷，但我確實看到東北同胞在作着這種事，正如同不久前一個負傷戰士在大賣車站告訴我：他們到了一個村莊，——那裏沒有新奇的口號或標語，只幾個小學生冒着冷風，一人塞到他們手裏一顆熱烘烘的雞蛋，他們一接到都哭了，他說：「不能不感動。」在洮北動員民佚時，大家苦於沒有冬衣，一個老頭突然把棉襖一脫說：「我老了，不能去——棉襖你們穿上。」在嚴寒中，他自己光身跑回家去。



我乘着美國十輪長車在郭爾羅斯草原上前進，我望見大路上千百羣衆，大車帶着灰塵絡繹不絕。我曾經在他們中間尋找着一個鮮明的答案，——這答案當然是關於目前戰爭和人民動員的。以下是尋找的結果：一個說：「八路軍分了土地，現在是我們報効的時候了！」有的說：「八路軍是爲老百姓打天下。」熱情的泉源在羣衆中，熱情的泉源是不盡的，十四年嚴寒凍不住封不起，現在是噴射，傾洩的時候了，乾安縣半日之間送齊了全縣公糧，家家戶戶車青打易，一輛大車陷在冰泡子裏，兩夜拉出來，在零下二〇度寒冷中還是往前送，十萬斤糧米送到了前郭旗。十一月十六日，我坐在前郭旗政府，走進來一個短小精悍披老羊皮襖的農民，他說他叫姜永和，是吉拉圖一個區翻身會（農民如此稱自己的農會）長，他臂纏紅布臂章，——就是他們的吉拉圖，半夜送去信，天沒亮，雞沒叫，四十輛大車一個不少到達指定地點。

東北天寒地凍，傳說中的關東人是豪爽而熱情的，但是羣衆沒有任何神秘，他們是真正實際主義者，他們眼睛看着世界，他們認識到那裏說到那裏，京白線上的老百姓說：「我們是真八路，你們關裏來的是外八路，沒有真八路，外八路站不住脚，沒有外八路，真八路翻不了身。」還需要添加什麼玄奧的語句，眩惑的言詞嗎？這不是最確當說清人民的熱情是怎麼一回事嗎？記者是第二次走上東北戰場，我體會到，在這半年時間裏，與四平作戰時有了顯着不同的羣衆條

件，人民在獲得土地過程中，有了變化。關於這一點，我願意再報導一點事實：乾安縣籃子區，羣衆運動發展較遲，五月間分了土地，把窩主的牲口也分了。一個分到一隻牛的農民跑去問農會會長：「牲口算不算咱們的？」會長沉吟了一下回答：「還不能說，你先饒着吧。」後來他要上縣開會，那個農民又來問：「聽說你去縣開會，牲口算不算咱們的？」他說：「等一等，縣上回來再看。」在縣上開了農工大會，會上決定各區都抽幹部幫助籃子區翻身，不久部隊把胡子肅清，那個農民又來問，這次農會會長肯定回答：「現在沒問題，算了。」那個農民沒有響，會長立刻出一個主意：不信，殺一隻看看。農民們合計一番果然殺了一隻，地主也果然沒有表示，他們快樂的相信，這真是自己的了。這是千萬件翻身運動中一個很冷僻的例子，但是誰要不注意這個實際發展的過程，誰就會忽略了現在同春天的變更；爲什麼羣衆積極起來，——而且明白爲了什麼。馬雲倉那天還告訴我什麼沒有？還有，那就是他在左爾欵分了一垧半地，一匹，十石高糧，一間半房屋。他放下煙袋，伸出手指，和我計算着：明年秋收後他可以剩餘五石糧。這個半年之前的榜青戶就能够添上棉套新棉衣。

## 爲祖國而戰

### 在我們的土地上

經過黎明的三陣射擊，當我在陽光下，走進二個三小時前遠爲蔣方所佔據的村莊時；我在地上看不到他們遺棄的一堆砲彈；綠色彈殼上印着白色的英文字母。

不斷在火線上行進，注意看着種種在過去戰爭中我沒看到過的景色，——黑茫茫的夜空下，一會左面升起一顆照明彈；一會右面升起一顆照明彈；另一回黃昏，我立在一個農家的大門下，機槍子彈在我頭上空中，——打出一串紅火光，如同在紙上拿紅墨水畫的虛線似的；……這時從我心中翻湧起一種思想：我好像應該是在塞班島或者沖繩島的一條什麼小河邊，而這裏的河却是我們的河。當然我很難假設，我怎樣以一個日本人的心情來視察從我對面飛來的子彈；而爆炸的確是在爆炸，——美國的子彈打在我的身邊，它打的不是日本人，是我們。

戰爭就是戰爭，不是兒戲。難道子彈會真的有眼睛嗎？時間是永遠的證明者，——不管那子彈上寫的是昭和還是U·S·A當我在這盞電燈下寫字的時候，當您早晨刷牙、嗽口、或者午餐的時候，一件莊嚴而悲痛的事實普遍在那裏發生，——那就是一個美國人昨天所製造的一粒子彈，經過蔣介石匪幫的手，正使一個愛祖國的中國人在今天倒了下來。這就是全部事實。

### 誰的罪惡？

落雪的夜晚，在燒着柴草的篝火前，我靠着一個戰士蹲了下去，——我望着他，他那樣貪婪的喝着水，而後把碗遞到我手裏，而後又趕緊揩了槍桿隊伍去了，……從他的容顏、姿態，我清楚他是一個多麼單純的人物，而今天在他手裏多了一支槍。

蔣介石的宣傳家們，總無恥的要把一種罪名加在他要屠宰的人的頭上。  
好像我們都像愛土地那樣的嗜愛打仗。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吧！——這裏，一個是在滿洲國時代爲了逃避日本徵兵，而躲避在國境線上，東北解放，他搭了六十里地的火車，追尋部隊參軍，他的名字叫劉永清；一個是披蔣介石

強迫抓了，從四川擲到東北，而在戰爭中獲得解放，現在他用手彈射擊那些抓了者了，這個聰明的人叫何玉發；還有孟昭實，枯瘦，黑臉，山東解放區的民兵，給日本人強擄了來，擲在無邊黑暗的礦山裏作勞工，六百人死了五百九十九個，只逃出他這一條性命；這裏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孩子，邱耀連，臉結實得像吹鼓氣的足球，在滿洲國做了三年勞工，東北一解放就參加了隊伍，打胡子的時候，他在激戰的火線上還睡了一覺；特別是——這個廿二歲的小伙子，王喜，七歲上死去母親，十二歲就給地主家作長工，父親在另一家做長工，十七歲那年父親生了重病，六天他還不知道，後來趕去，父親已經不成了（跟我談到這裏他無過的低下了頭），從他到世界上，就怕抓勞工，沒登記戶口，作黑人，只要警察一到村口，他就得跑到山林裏蹲雪地，去年巴彥縣通遼區二合村分了土地，因為他十一年抗活受罪，一人分了一垧半土地，他又把分得的一匹牲口，一塊花旗布換了一垧地，然後他把地交給村長老王請他照管，說：「革命成功回來再說吧！」自己就到部隊裏拿起槍！這次在松花江南岸，這一羣人都立了功，都是英雄，……就是這些人，就是這樣的部隊。

就是這些人，在世界上他們都是苦人。他們在世界上，因為自己的饑餓，或是因為自己父親病死，而會經受過或者壓榨過那些惡霸，統治者，帝國主義者們的一個銅元嗎？不，——他們

在世界上是最苦的人，也是最乾淨的人。

他們的勇敢是無比的，這絕不是由於誰的煽動與誘惑，是由於他們爲自己而戰。

王喜親自告訴我：「我自己要求從地方部隊補充主力，就是想上前方消滅反動派。」  
不應該流血的人今天還在流着血，這是誰的罪惡呢？

## 我們用的是拉鏈

戰爭是殘酷的，——可是人民不是弱者，我們從戰爭中懂得了更多的事實，看到更多的真理，我們從戰爭中生長力量，我們打到天明。

剛剛在不太遙遠的時間以前，美國人曾經做過我們的朋友，我們也並沒有反對過羅斯福所擬的「大西洋憲章」，但老實講就在那樣年代裏，我們沒有得到過誰一粒子彈的援助，而靠我們自己的赤手與血，解除日本法西斯武裝，裝備了我們自己。在那些艱難的年月裏，確定了我們——是祖國這一彈焔真理，我們勇敢，堅強，在祖國最危難時，緊靠一處，真正祖國的兒子的光榮，是誰也辯掩不着的。現在，我們度過那相當長遠的年月，難道我們不懂得和平與休息是需要

的嗎？但如果和平與休息就得死亡，那又是一樁事了。今天，很清楚的，事實已經鑰匙一樣打開一切問題的門：在抗日戰爭期間，記者穿過日本大衣，而今天呢？我睡在美國鴨絨被裏，抗日戰爭中一批批日本武器裝備了我們，今天是一批批美國武器裝備了我們。各個時期證明：帝國主義的武器是流我們的血的，而且只在它流我們血的時候，經過戰爭的手段，把它繳來，才裝備了我們。我記得愛倫堡說過美國訪員如何問他：你的褲子爲什麼愛用鈕扣而不用拉鏈的話，而現在在我們部隊裏到處是拉鏈，我們的士兵的衣服，褲子，子彈袋，裝行李的馬袋子，文件袋，甚至掛在牆壁上的乾糧袋，……我覺得美國人太喜歡他們的標記了，就在這些拉鏈上也刻着小小的U S A，……當然這是一個有噱頭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武器。郭家屯作戰時，農民出身的孟先久一看敵人打出火箭砲那狹長而尾部有翅子的砲彈，他驚訝的喊：『怎麼打起刺刀來了！』可是現在火箭砲掌握在他們手裏，山砲、六〇砲、機槍、衝鋒式，……愈打下去就會愈多。胡景山把他的美國榴彈從筒子裏取出來給我，——他微笑着，他現在是排裏的一名榴彈射手。日本人在我們面前倒下，現在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呢？——用你們愚蠢的行爲來結束你們愚蠢的命運吧。祖國是不會被誰毀壞的，勝利是爲祖國而戰的人們的。





## 將胡匪消滅在大森林裏

記者在佳木斯訪問甫由森林雪山剿匪前線勝利歸來的賀晉年將軍。

賀將軍是著名的創造陝甘寧邊區英雄之一，他笑着，但是在他的濃眉下時時閃耀着嚴峻的光芒。這次，正是由於他數月之久在最艱苦情況下，親自指揮——從追擊到搜山，依蘭一戰成爲勝利信號，隨後二十餘日內，造成消滅謝文東、李華堂、張黑子、車理珩、吳長江、喻敦昌等，全面澈底粉碎蔣記胡匪的奇跡。

「開始這是誰也不相信的事」，他說「那時他們活動範圍很大，十分猖獗，遍於松江、台江、牡丹江三省，我們各處作戰不能得到有力的結果。」

「我八月到這裏，十月初就出發了。」

當他到了太平鎮，就得到李華堂、楊青海攻入依蘭城的消息，周圍情況緊急，他就趕到了依

蘭，從這裏開始追蹤胡匪，他們渡牡丹江，秋天風浪巨大，一隻船翻了，一個人犧牲在江裏，他還是堅決渡過，急向三道通前進。賀將軍帶了一部分騎兵在前頭猛進，到了五道河子，一進屯他就感覺形勢不對，很快發現胡匪剛走出不遠，他說：『上馬』，追了三里，果然發現李華堂的匪部，到了大山根下，茫無邊際的森林覆蓋着大山溝，有人在這山林面前遲疑了。賀將軍說：

「山裏爲什麼不敢進？李華堂敢進我們不敢進？」

剛進去裏面黑暗得看不見一點光線，一下中了李華堂伏擊，子彈呼呼打來，馬蹦起來，他跳下馬，指揮部隊硬拿下「卡子」（埋伏之地），進山剿滅了一處秘營。

前面，又一次伏擊等候着他。那時他跟蹤追擊，李華堂又狡猾的竄向江東，在子爾拉子包圍着我們從牡丹江來的一個營。又到了江口，沒一隻船，決心從一處涉渡，——看看太陽已落，江水變成黑色，急流汹涌，水淹到馬背上來，他的馬病了，看看掙扎不動了，一躍却上了對岸。天沒亮，他聽見山中槍砲聲甚急。誰料李華堂一股插到牡丹江那一營陣地後方來，放了一個「卡子」打我們增援部隊。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半，賀將軍正迅速前進，到一條隘路，一邊是江，一邊是懸岩峭壁，機槍突然直朝他打來，他坐在一塊石頭後面不走了，隊伍從山上抄到「卡子」後頭打了下來，這樣李華堂又逃跑了。

追了一夜，到蓮花泡，進了大溝——寂寂荒山只一個老人在打皮子，——這時他們已經是時時險踪追趕，現在追還是不追呢？賀將軍在這關頭上又駁斥了主張休息和主張走大路的人。賀將軍對我說：

『那時我拿定方針是跟上踪就不放開，到一定村莊，估計胡匪要休息，吃飯，就奔襲，這樣幾次就差不多了。』

前面的莫來氣溝，一越七十里是草甸子、森林、大山，天黑得已經看不見了，——老百姓說這條路黑夜是誰也走不過去的。賀司令回頭問一個面色遲疑的人：

『你到牡丹江來幹什麼？』

『打胡子。』

『那麼，你把胡子趕跑就算完成任務了嗎？』

這樣他鼓舞了全軍的勇氣，走進深溝。草甸子表面看是草地，踩下去却是很深泥水，這一夜戰士腳上的鞋都拔光了，腳破了用裹腿包上。夜晚開始凍冰了，冷得很。賀將軍一夜換了兩雙鞋都濕透了，他不知跌了多少次交，把手槍失落了，皮大衣浸濕，袖子凍成堅硬的鐵筒似的，他就把它脫了，再走。黎明，爬着很險陡的大鍋盔山嶺，森林下積着厚厚的樹葉，一落霜，腳沾上去

滑得很。他右胳膊上掛着一匹馬，好容易一步一跌到了半山，突然一下滑落下來，一直滾到山脚，馬跌死了，他落到尋路前進的譚副旅長面前。

譚問：「誰？」

賀將軍坐起來：「我嘛，是誰？」

疲勞、饑餓、寒冷、翻山，他說：「這時我們是一點勁不能鬆，——一鬆全軍就鬆下來了。」終於爬過了山。一出森林天剛亮，正是十一月一日，他跑在前面一看踪跡——半人高的草蹊得平平的，一手捏起馬糞，表面上一層薄冰，揉碎裏面是濕的，這說明落地不久，他興奮的跳起來：「咱們一夜罪沒白受，——追上了！」他脖子上掛着望遠鏡，在前面召集團級幹部研究了一下，發現了更新新的腳印，他自己帶幾個人往前走去，順山溝一轉，對面山頭上，一個五六家的小村，正是寒春河。從望遠鏡中看見莊後山上胡匪放了三個哨。這時情緒緊張極了，太陽剛剛要出來，槍一響，胡匪嚇得不敢戀戰拚命逃竄了。賀將軍集合了騎兵狂追，胡子不敢走路就是往樹林裏鑽，有人在馬上微微失望的說：「剛才是最好的機會了。」賀將軍馬上說：「不，更好機會還在後面。」這時狡猾的李華堂絞盡腦汁擺脫追兵，他們，無數人橫着亂走，這樣讓你找不到一根蹤像一根線一般清楚，可是更機警的賀將軍不管你多亂，就跟其中一個蹤，他的理由是：這個

踪總歸要歸到一齊去，一下又追到了江邊。李華堂一個人躲起來，匪部飯也不吃又渡江了。追擊者夜間十二點鐘到了江邊，平明時渡江，這時江開始結凍，冷得透骨，有二三人落水出來以後，筋展不開，變成了殘廢，這樣又到了江西，開始包圍了整個大山林，開始搜山，一搜搜出一個胡子說是謝文東的。

賀將軍說：「我在打李華堂，怎麼又出了個謝文東啊！」

原來謝文東從一面坡轉來，知道賀將軍在江西追剿，想躲開到了這邊，不料李華堂主力也鑽進這山林來。

「好啊！——讓你們同歸於盡吧！」

在這樣的決心下，堅決包圍了山林。許多老百姓知道剿匪是爲了他們的太平日子，紛紛奮勇和部隊一齊去搜山，羣衆幫助軍隊運送飯鍋、糧食到密密深山裏去。我問賀將軍這決心的來源，他笑了笑答：「我的決心，由於有羣衆，由於我有乾乾淨淨消滅及捉到胡子頭的信心。」在山林中，日日夜夜搜索十餘日之間，胡匪紛紛投降，大部分消滅了，這時我們又十分容易滿足了，旅團師長提了一大堆，稍一放鬆就完了。賀將軍這時就提出：「如果消滅了胡子而沒捉到謝文東，任務只能算完成百分之五十，如果消滅胡子還不澈底而捉到謝文東，就算百分之百，——勝利快到

了，不要讓罪白受了，毛主席說我們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最後再堅持幾天吧！」於是他又散開部隊搜山。就在這最後幾天內，十一月二十一日，最後的活捉了謝文東。把謝文東送到三道通向老百姓說：「這是不是老謝？」老百姓歡呼着：「是呀，神也做不到的事，你們也做到了。」

這一個勝利馬上傳播各處，以後二十日，在刁翎、林口之間，李華堂被追擊，他一個人騎馬逃逸，兩個騎兵追逐，被他槍擊負傷，負傷的通訊員從地面上射擊，又把他打傷，這樣捉到了李華堂。這時賀將軍又出現在佳木斯以東的集賢、寶清，在那兒完達山脈森林裏打死了嘯姆昌，另一個團在他指揮下從集賢追擊，越過松花江向北，一直到蘿山，一千餘里，馬不停蹄，最後胡子在支持不了了，連人帶馬都喘不過氣，便消滅在蘿北冰冷的草甸子裏了，在湯原把孟繼生埋葬在伊春川森林裏，……這一個冬季，勝利消息不斷的傳到佳木斯。李華堂、謝文東都是蔣介石特務機關有計劃的從長春秘密派遣到東北解放區來的，這次殲滅這羣胡匪的時候，由李、謝兩處各俘獲一個國民黨派來的委員。他們就是要進行一種陰謀，從解放區內部來摧毀解放區人民翻身的事業，但是蔣介石的「第二條戰線」永遠被理葬了，人民動手粉碎了這個陰謀。記者訪問賀將軍，是他由於長期的勞瘁，正臥病牀上的時候，但他談得很興奮，在他的樓窗外正過着一隊一隊在春節中扮演的秧歌隊，舞着唱着，舞着人民的翻身，唱着人民的太平日子。……

## 南滿歸來

記者以三月時間完成南滿之行。我相信，在我們這裏，不論是在農村，還是在火車箱裏，或者工場、商店的門前，我們回想起來，把去年和今年做一個比較，都會感到在這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蔣佔區作戰的時候，當一顆砲彈向敵人放射去，我們也沒有忘記我們的回想，——『梨樹我來過』，『公主嶺我來過』，『四平我來過』，就是這些簡單的士兵語言，帶着深厚的人民的情感。——我去年訪問過南滿，那時，親眼睽見南滿的人民，從身上還未擦淨十四年血跡，以他們不屈的眼色，看到了黎明，需要奮鬥的時候，他們就從地下爬起來。——是他們腦子裏還糾纏不清一個『正統觀念』，還有幻想，只當我們爲了和平做巨大容讓而從那裏離開以後，東北的光明主要是從北面照射，而另一部份却陰了天。

在這裏，我先介紹一個姓孫的農民，他蓄着小鬍子，穿着毡鞋。五月間，我們順着懷德到公

主嶺公路追擊，到他的家裏，他拉住我手：

『去年四平作戰，我趕了大車，幫助你們四十天，——國民黨砲彈把我的一匹馬打死了，後來你們走了，我送你們到德惠，臨走，你們從騎兵隊拉一匹馬給我。』後來，他在他院裏馬廄邊，把我們介紹給他那白髮繽紛的母親，她親熱的叫着：『你們就是××團的同志啊！』她似乎整年記着這一個數目字，國民黨從他們身上斫去一切自由，但是無法從這個老人心中斫去這個數目字。可是當我問他：『馬呢？』他懷爽的望着馬廄說：『給中央拉去了，……這回是完了。』那時，戰鬥還在公主嶺市區裏進行着。

我們不是討論一匹馬同一個農民的問題，而一個農民正是從他切身的痛楚與歡樂中，作着比較，尋得他的結論。

這樣長的時間，南滿的同胞過的是什麼日子呢？我越過松花江到豐饒的東北穀倉地區尋得我的答案，那正是解放區深入土地鬥爭中加緊春耕，農村裏忙碌而愉快的季節，在公主嶺、昌圖、開原、四平，我親眼看見饑餓。一個病弱的女人，一手抱着嬰兒，一手扶着車，擠着去分糧；小姑娘擠在大人腿底下，伸出小手捧起落在地下的黃豆；一個趕大車的車夫把口袋放下，從額頭上揩一把汗，望着在天空「卡卡」掃射，屠殺分糧羣衆的國民黨飛機，他不躲避，他却快樂的笑



着，……因爲在這一剎以前，他們有着比死亡還可怕的慢性的毀滅，國民黨正在用饑餓殺人。關於這方面，國民黨的中央社，最近也露了狐狸尾巴：『長春四平之間堆積待運之大豆，統計損失達四二四·二〇噸』，這些大豆那裏去了？如果我們不去，就送到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廠裏去作原料，現在呢？如數歸還給農民了，因爲糧食原就是從他們家裏掠奪來的，東北蔣家掠取糧食的機關，叫作『東北糧食調劑委員會』，去年在哈爾濱陰謀殺害李兆麟將軍的楊綽塵，就做了四大家族的收糧奴才，常糧食掠奪來的時候，主人流過淚，而後他們就挨餓。

在昌圖，一個姓王的眼睛發紅的中年人，和我坐在樹下談話，他告我：『我家六口人，同志，我從昌圖站分了三石糧，算把女人孩子接濟了一下，能吃三個月，要不是家們來，我們都要餓死。』

晚上，住在一個老頭家裏，他是一個快樂而固執的人，用他女兒的話形容：『老頭——六匹驢子攪在手裏，叱一聲，誰也不敢動。』可是這一年他沉落在痛苦深淵裏了，他是一個富農，而且是一個牌長，但是他從他那扇新接的木板門向我痛罵起蔣介石的統治：『光這一箇門，就得花一千五百元，還要繳身份證，每人照像八十，證書費二十。十八到四十五歲的人，半季得出五百元，供給駐在東北村的鄉團壯丁吃穿，一天地半季繳費八百元。抓勞工到開原去修工事，連婦女

也到東北村去修了三天，還得自己帶吃的。」他當牌長，可是他受了很大氣，縣上常常來抓壯丁，壯丁逃跑了，上面就釘他，他鬻了氣，一直生病到現在。他說話非常氣憤，他的老婆和女兒膽怯的怕他的話得罪了人，不斷阻止他，——叫他去修補豬圈，……他不去，他，主人一樣繼續講下來，他說：『國民黨得不了天下，他們惡貫滿盈了，做得太絕了。袁振海他有個小兒子，兩人拆牆，把脚桿歪，二月裏挑國兵十九名，往縣裏送去抽簽，一個個用繩子綁在大車上，他說：算了，這兒子我不想要了，……老婆泥水連天的跑上縣去，路上掙脫繩子跑了五個有錢的（送壯丁時，有錢的給村長十幾萬就綁活扣，沒錢的綁死扣，綁活扣路上掙着就跑了），他的小兒子抽簽沒抽上，雖然第二次挑國兵村長說還得去，袁振海急了：「十九個跑了五個，要是五個都去我兒子也去，我兒子也不要了！」前兩天又來要，這回可大喜大喜（老頭作了個揖表示感謝八路軍來了）。』這時，他那膽怯的老婆也氣憤的傾訴起來：『前些時鐵路上給你們炸翻了火車，鐵保隊（鐵路保安隊）整些洋火來賣，那天村長來要火柴錢了——我說小戶没人要呀！他就罵我！奶奶個×！還踢我，末了把聯絡員打了幾個耳光。』這時，他那年青的媳婦也活躍的講起話來：『一天官上來了人，爸媽不在，我就給送信，一下來了輛馬車，上面坐着個什麼老爺，一下嚇着問身份證，沒有拉到車上去，嚇得我亂喊，有人認得我算放了我。』離他們不遠，青羊舖有個鐵匠，

鐵保隊要一戶交一百元，不交，不但不准走那裏過，還得去看守橋，一個窮人繳不出錢就去看守了，鐵保隊偷偷把自己被子燒了，看守一夜，天亮該走了，却給一把拉着認賴他，硬賠了五千元，今年過年鐵保隊隊長到屯上來放局，貧窮的農村裏，那有人敢跟他賭，——他就叫屯長陪着賭，屯長沒錢，他借給五萬，一夜輸了二十八萬，屯長然後把這筆黑攤在每一家農民頭上，每家出一石糧。在開原車站，我們解放軍到達的前兩日，一個人因為抓壯了自己用繩子吊死在房門上了。

我這裏有清原縣興隆泰區門簾村一份不完整的調查材料，門簾村下轄七個小屯，三十戶，約八百口人，除去國稅、省稅、縣稅之外，他們額外負擔着如下項目：

他們供養着——二十一個『自衛隊員』（大牌武裝），每人每月三千元，買槍十幾支花費五十一萬元。

還供養着——每屯屯長、通訊、情報、文書四人每人每月三千元，金融合作部五人，每人每月六千元。

還供養着——每屯一個分隊長（專門出去作探子），一人每月四千元，軍警稽查處五人每月每人六千元，村設盤道員十三人，每人每月供養六千元，村公所有四個便衣諜報員，每人每月六千元。

在草市、十門子一帶修碉堡，門簾村每天出六十五個工，還負擔三萬斤洋灰，二十五萬塊磚，八百斤鐵絲，一百塊木板，六百根八尺長的樹桿子，一百車鹿砮，六十根二丈長六寸直徑的木料

國民黨新六軍運輸團一部份在門簾村駐軍兩月，人民又要供給三十石黃豆、二十石高粱，三十石大米，二十口肥豬（雞，無法計算），二萬斤穀草。

在修鐵路時，還負擔過二千五百根道木。

一個農村就給這龐大的供養數字壓倒了，貧苦的人就是這樣供奉着統治者，使人想起俄國薩爾蒂可夫含着淚寫過的『一個農奴怎樣養活兩個衙吏』的故事。如果把這些數字加在一齊，再用八百人去平均一下，每人的負擔在一萬五千元以上。有一天民主聯軍解放了門簾村，老百姓說：『你們再不回來，我們打鍋賣鐵也給不起了。』雙廟子一個種五十畝地的小康之家把門前種的幾棵樹都砍光賣掉了。門簾村還擔負了污辱與蹂躪，那就是四十個婦女被強姦，如果你不讓他蹂躪，他就把手榴彈塞到鍋底下去，把火放到草房上去……從這份材料還可以看出什麼問題呢？就是他們在農村遍佈諜報網來控制人民，而這些諜報人員就是不久以前當民主聯軍在那裏時逃匿了的偽警察、日特、胡匪、偽黨官吏及地主，現在他們以加倍殘酷報復來流人民的血了，伊過去

年人民選舉的區長張錫權被屠殺在獄裏，像西安秦園裏的血案，處處都有，很多農民因地主逼迫加倍倒算而破產，大批被安上『窮黨』的名義，毒打以後送去當了兵，……從這樣殘酷教訓當中，南滿人民以血與淚洗去自己頭腦中的『正統觀念』而開始傳播這些歌謠：

盼光復，望光復，光復已去，

痛亡國，恨亡國，亡國又來。

當我們的一支游擊隊在今年三月以前曾經得不到同情與支援而堅持苦鬥，三月以後，農民們在自己農舍前歡迎他們，落下辛酸眼淚說：

你們不來我們成了沒娘的孩子了。」

就是在南滿人民悲慘的日子裏，從瀋陽到梅河口之間，我們一支部隊光榮的堅持了一年敵後戰爭，——當去年我們從四平轉移，他們以兩個連，在西豐南部山區裏，與敵人作戰，——而落到敵人後方了，經過最困苦的冬季，十二月裏他們還沒有穿上棉衣，在森林裏打游擊，——而最後，他們擴大了部隊，發展了西安、西豐、東豐、開原、瀋（陽）鐵（嶺）撫（順）地區，梅（河）柳（河）清（原）地區，以及梨樹東部之廣大土地，一直到這次與打向南滿之主力部隊作了愉快而動人的會合。在南滿人民未清除『正統』觀念的時候是他們最困難的日子，——但是

他們堅持着他們這支人民的紅旗，——他們到處襲擊國民黨村公所，把抽壯丁的名冊捐稅單據都焚燒了，他們在那裏，那裏就沒有國民黨抓壯丁收捐稅，……在開原一帶活躍着出名的『張陳武工隊』，這一個武工隊分了四千七百畝土地給農民，於是南滿人民從巨大的覺悟中重新起來支持了他們，在開原五區上肥地一座小廟上一天出現了用粉筆寫的一封信對聯：『共產黨在深山修真參性，八路軍出古洞普救衆生』，橫匾寫『一定成功』這就惹得中央軍心驚肉跳，晝夜不安，四處奔逃着。而人民以其無比的勇敢就此對一年以前欺騙了他們侵犯了他們的蔣介石政權宣戰了！

記者這次旅行，從西滿出去從東滿回來，『你們來了！』是這一個夏季攻勢中最動人的、最常聽到的、從羣衆裏來的一句感情深厚的話，——而在這一年中，解放區在解決土地問題的鬭爭中教育了人民；蔣佔區則以其殘酷壓迫剥夺了人民，東北人民從一年的現實當中認清東北人民的方向，那就是要獲得解放、自由與土地。在杜聿明以爲自己的屁股坐得還穩當的時候，南滿的人民早從淚與血的苦海裏遙望着北方了。現在廣大的新收復區裏，人民又獲得解放，——他們比去年更懂得珍惜它而且緊緊掌握着它了。記者經過松花江上的航行，第一脚又踏上解放區，在蛟河，我看見田地上緊張勞碌的農民，在敦化，我看到鐵道旁邊揹槍放哨的婦女，在圖們我跟一個胸口上掛着模範工作者獎章的鐵路職員談話，——在明淨的客車箱裏，我感受到在中國從未有過

的像這樣好的鐵道交通，——這不僅在它的時間的準確與迅速，還在那些鐵路員工的嚴肅的爲羣衆服務的態度，一個請假回家的工人告訴我：一列車過去需要三十個人工作，現在十個人就能擦當下來。在那旅行者的黎明與夜晚，我處處看到一個新社會逐漸成熟的光彩，我驚訝這三個月飛躍的進步，——我的熱誠要把我的話寄給前方：當我們在那無數風雨的夜晚，泥濘的早晨，子彈在頭頂呼嘯，我們從戰壕裏走進走出……而我們的後方，正在以無比的勇敢與努力，向前猛進。

八月，哈爾濱





# 光明照耀着瀋陽

## 歷史的暴風雨

十一月二日，將是我們永遠記得的日子。三年以來，在爬冰臥雪、冒死忘生的時候，我們所期望、所爭取的這樣一天，終於實現了。當解放軍忠誠英勇的戰士走過瀋陽街頭，當我所聽到他們那嘹亮前行的腳步聲時，我知道這是勝利的聲音，從內心激起快樂。我走進瀋陽，我又看到這個中國第一座重工業城市，我熟識鐵西區五金煉冶廠最高的煙囪，到兵工廠去的路，以及由中心廣場向四面八方幅射的街道，而這一切，都屬於人民的了。

勝利給人民事業打開無邊遠景。一九四六年四月春凍時期，我曾在「軍事調處執行部」邀請下與其他中外記者來訪瀋陽。那時氣節是雨雪低垂，美國人帶着降落傘部隊趕來，國民黨新一軍、新六軍也從海上蜂擁而至，國民黨特務橫行無忌，在報紙上大肆反共宣傳，在夜裏大放黑

槍。瀋陽警備司令部司令彭鑾生在餐廳長桌上對記者狂妄聲明說：「東北無林彪其人，也無林彪部隊。」那時反動派反人民的氣憤多高！今天，我又到了瀋陽，在不久前被外國記者描寫爲「在搖曳燭光下舉行軍事會議」的「剿總」大廈裏，我看到匪徒們連牆上的機密作戰地圖也來不及收拾，特別引我注意的是圖上還標誌着廖耀湘兵團在遼西全軍覆沒前的最後部署，據說這是蔣介石於十月十五日親自部署的。在偽政委會裏，蔣介石留下了他給他的美國主人魏德邁寫的賣國報告。我希望把這些東西送進勝利紀念館，讓人們知道這些罪犯是怎樣來不及擦抹其罪惡的痕跡，就倒在人民腳下的。又當我看到「剿總」高級官員桌上一隻破製記事牌上寫着的「頭可斷，血可流，東北不可丟」時，我爲這愚蠢的詛語而笑了。歷史沒有按着反動者的頭腦發展，也永不會按着他們的頭腦發展。

## 混亂的崩潰與清醒的勝利

當我們從遼西向瀋陽前進時，一個被解放的國民黨士兵把他們的慘敗情況告訴我：「被打垮的隊伍就像現在的樹葉一樣。」他們拿疾風掃落葉來說明當時的形勢，而瀋陽的解放也恰恰符合

於這一種形勢。

東北，蔣介石及其美國華爾街主子口口聲聲喊爲他們的所謂生命線的地方，隨着十一月二日瀋陽的解放而全部解放了。蔣介石一週以前還三次到瀋陽，救錦州，救長春，救廖兵團。可是人民勝利高潮怒捲而來，留給蔣介石的是一連串致命打擊的紀錄：錦州的解放戰是三十一小時，長春的解放緊跟着趕上來，遼西打虎山廖耀湘十二個美械師的覆沒也不過兩天一夜。蔣介石匪幫緊接着在十月二十九日瀋陽飛機場上演了最後一齣醜劇：衛匪立煌乘飛機逃跑時，因爲機少人多，滿滿一飛機場人簡直要把飛機擠碎似的。當時混亂不堪，一羣吮吸人民脂膏的傢伙，在人民勝利面前顛抖着。當趙家驤一宣佈「上飛機」，立刻像攪亂的蒼蠅似的擁成一團，衛立煌連忙搶上去，偽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濟雲從吉普頂往飛機上爬，却被一脚踢滾下來，飛機起飛了，「剿總」的「大員」們站了一天沒擠上去，落得個冷氣攻心。趕回來一看，簡任官以上的房子已經給他們自己的潰兵弄得亂七八糟——原來天下在這一瞬之間已經變了，解放軍的槍砲聲震撼了瀋陽四圍。

十一月一日，解放軍主力部隊從鐵西區突破了瀋陽。我生平將永不能忘那過遼河鐵橋之夜，無數人馬，呼喊著，無數卡車閃着耀眼的燈光，大家一心奔向勝利！奔向瀋陽！戰士們以無比的清醒節節前進，鏖擊敵人。

蔣介石的陸禦神話全部破滅了，這時戰鬥的特色就是潰敗的敵人紛紛繳槍，因為國民黨士兵比當官的要清醒得多。在遼河西岸草屋裏，敵士兵就對老百姓說：「我們不打了。」周福成想召集他最後的軍事會議，却沒人出席，各團紛紛直接向解放軍投誠，無論新一軍的鷹徽，新六軍「虎威」的「虎照」，都一齊被踐踏在前進的人民部隊的腳下。敵人派出裝甲車，打了降旗，請我軍先頭部隊去受降。一個士兵喊：「我是國民黨兵，有一條槍給你們呀！」敵人的汽車兵圍觀，束手整齊齊張起一面紅旗。坦克隊更乾脆，趕走了指揮官，說：「留下好坦克交給國家！」他們在這裏所說的國家，是他們第二次指着人民的國家。

瀋陽的人民更是清醒，他們不是等待着，而是英勇地迎接光明。當十月二十九日蔣軍戰車還在街頭巡邏時，「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的標語，就動人地出現在街頭了。一口敵機雖輪番轟炸，但瀋陽市民們湧上街頭，爭着看解放軍繳敵人的槍。職工們保護了機關、工廠、銀行，全體人民站在各自的崗位上，迎接人民軍隊的到來。瀋陽是完整的瀋陽，這是給我們第一個強烈的印象。戰爭結束的早晨，人們便在路上走來走去。「中央日報」的工役在揩地板，字架上一個鉛字也沒亂。市政府裏有人說服了衛兵，取過鑰匙，鎖好門窗。很多機關沒打破一塊玻璃，沒丟一個燈泡。瀋陽二日解放，四日工人職員等陸續登記報到，第一週就有十九萬人，這不僅是工人，

是中下級職員，也有國民黨高級職員，包括國民黨軍隊及「聯勤」系統的將級官佐、偽政委會系統的簡任官、偽市政府的局長、資源委員會系統的技術專家在內。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個問題：連國民黨高級職員也不跑了。不但謀外人，連關裏人也不跑了。人心的變化多麼快，多麼大！讓那些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公務人員們都知道吧，讓他們看着瀋陽的榜樣，安排好自己的出路吧！中國是全體人民的，只要不是頂反動的頭子，就不要害怕人民解放軍，大家都有活路走，有工作做。

當然，在瀋陽解放中，最動人的是工人的行動。他們在戰鬥還在進行時，在敵機還在瘋狂狂濺時，就奮不顧身地爲人民的瀋陽放置下頭一塊基石。工人們除了把每座工廠完好保存下來之外，二日夜，在密集轟炸下，工人爲完成恢復交通等工作而展開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一片漆黑之下，上有炸彈，下有地雷，哈爾濱鐵路工人的忠誠英勇與瀋陽工人的澎湃熱情相結合，忘我地在一個夜晚完成了意想不到的任務。一個哈爾濱鐵路勞動英雄一連緊張工作了廿六小時。瀋陽工人羣立在戰前戰後兩日兩夜，機警保護人民的財產，偵察誰放信號，監視特務，在這洶湧的人民力量之下，瀋陽市從戰爭裏迅速恢復過來，第二天電就來了。曾被國民黨切斷的居民電燈一下耀眼發光，四日電話通了。五日郵電把瀋陽與全東北的呼吸溝通。六日冷雪初晴，電車響着喇叭駛過街

顯，自來水流出了龍頭。商店大部開業，物價穩定，四鄉糶車源源而來。市民們和過節日一樣歡欣的出現在街頭，神話式的談論在流傳着。一個說：「夏天滿街過糶子，一摸一驗，把高粱吃得精光。我知道國民黨一定完了，一看解放後這天氣多好，幾年來也沒見過麼。」另一個搶着說：「解放軍是一號進城，又趕上禮拜一，真是巧，一切是從新開始了。」真的，瀋陽的一切是新的開始，是記者經歷東北戰爭中所見的新景象，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鮮明表白，是偉大英勇的大革命高潮。

## 光明的日月永屬人民

瀋陽解放後不幾天，在一個技術專家的座談會上，一個研究內燃機的專家，沉痛地講了一段話。他說，他曾經親眼看見國民黨官員把稍加修理即可航用的日本飛機拆賣，以換取金條，裝進自己口袋裏，飛機使用的鋁被改鑄成洗臉盆。他講，製造飛機的鋁改鑄成洗臉盆，這就是國民黨匪幫把中國第一個重工業的瀋陽變成饑餓貧困的瀋陽的罪行的縮影。瀋陽街上買得到美國檸檬汁，但貧民的上等食糧却是豆餅和豆渣。七月份瀋陽報紙統計有四十七萬餘市民即以豆餅為食品。

但是今天讓我講一件事吧。小西區區政府一個職員領了軍事管制委員會頒發的生活費，買了糧食走回家去，老祖母見了便流下淚來，說：「想不到還能吃到高粱！」這是一樁平凡的小事嗎？不，這眼淚是千百萬人的眼淚，這眼淚裏含着多少歡笑，也含着多少仇恨！看新中國的誕生，看舊中國的毀滅，在瀋陽是很容易找到兩者之間之分界綫的。我在一九四六年會親眼看見過鐵西區無數家工廠門上都貼了七八條封條。這就是政學系的張露嶽、國民黨C分子齊世英、軍人派杜聿明先後出場的吞他盜竊的「劫收」。當時會像鬥牛場上一樣，見了日偽資產就搶着貼上自己的封條。而今天代表人民利益的軍管會的接收，則在人民員工保護及解放區的清明政治作風下完成了，沒有聽說那裏打碎過一塊玻璃，沒有聽說那一個人把公物變為私產。在這方面，我可以舉出各項例子：在市政府，當人民的市長走進這座棕色大廈時，原機關負責人率領一百三十餘職員交代點編，檔案文件全部完好無缺，連桌上的辦公用具都是潔淨的。人民的市政府便立即開始工作了。某工廠工人自己組織護廠隊，拿起蔣匪遺棄的武器，日夜把守，完整無損地保護了所有的機器、倉庫、房屋、變電所，四日由我接收後，八日機輪便轉動起來了。

原來瀋陽機關林立，工廠繁多，再加以系統複雜，因此接收工作確是一項浩大的工作。軍事管制委員會宣佈成立的第二天（本月三日）便派出了軍事代表，分為軍、警、財、經、後勤、鐵

路等系統，自上而下，進行接收。在人心向我及我黨已學會了管理國家的條件下，軍事管制委員會，表現了驚人的管理國家的能力。從三日到五日，全市即接收完畢，工廠復工了，學校復課了。報到的公教、職工人員、公費生及多少流亡學生領到臨時性救濟費後，表示無限感激。在一陣狂風暴雨似的軍事勝利之後，這是一陣舒適的春風化雨。一個針織廠姓×的女工的老母親，餓得兩手腫起一寸多高，皮都發亮了，現在向人家滔滔講叙她家領到十萬元臨時救濟費的用場，如何購買糧、肉，送兒子到撫順去作工，談得自己笑個不停。一個麻袋工人說：「還沒作工就給錢，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市立二中教務主任孫某說：「國民黨在時我們十月份薪金還沒領到手，糧食也沒有了，正困難的時候，解放軍來了，就發給了生活費。」在瀋陽解放之後，市民有三大滿意的事：第一是解放軍紀律好；第二是水電交通恢復；第三是糧價低落。這幾天，街上不斷走過遊行的行列：帶着愉快的歡聲，鮮艷的紅白色標語。據我所知道的，一個從前把自己的作品糊窗防寒的畫家，現在已開始爲自己的理想而工作了。一個教員從監獄回到學堂。人們不但得到了工作的自由，同時也開始在解除生活的貧困。鐵西區鐵工吳景玉的女人花一萬元買了六斤多豆麵回來，快樂得拍着手向鄰居們喊道：「你們快來看呀！從前賣兩件衣服也買不到一斤呀！」笑聲立刻盪漾在從前曾失去歡笑的地方。



這一切都是解放後的新光景，像紅日曠曠而上。瀋陽千萬人民在這光輝的時刻裏喊出同樣的一句話：光明的日子開始了！這是真實的話，這一個遠從一千二百餘年前的渤海國時即已創始，而又經過多少歷史滄桑的瀋陽，現已步入從來未有過的興奮快樂，開始了光榮的日月。



## 紅旗

在大纜上，發動總攻那天崩地裂的一刹那，我看見一個戰士高舉着紅旗向前奔跑。紅旗迎風飄展，鮮明耀目。紅旗是我們無數英雄的鮮血所創造出來的！它象徵着奔騰的熱血，無上的榮譽，以及新中國的光明，紅旗到那裏，勝利就到那裏。

### 一夜探

在錦州進行政擊戰的時候，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敵人按着軍事常識，估計我們絕不會從南面——女兒河至小凌河五里平灘上進攻，因為那裏地勢平坦，加上他們的三層火網，絕不會讓一個人從那裏通過。可是我們戰士在地底下工作了整兩夜了。突擊連的戰士陳和頭一個聽到面前有疏

水的聲音，他立刻把鐵鍬一丟，伸出頭望了一眼說：

「到了，到了，——小凌河挖到了。」

現在只隔一條河，——明天，只等總攻信號一響，就接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啊哈！……幾個戰士揩把汗水，伸出頭去。可是這一看不要緊，戰士們興奮的情緒，馬上下降到冰點以下去了。這爲什麼呢？因爲小凌河不像女兒河那樣平靜，河床足有四百米達寬，它不規則的到處奔流，好幾道激流閃着月光，白茫茫一片，那裏深那裏淺，誰也不摸頭。五里開闊地好容易通過，可是明天發起衝鋒的時候，就得涉渡這條不知深淺的河流，敵人只要有十幾挺機槍死封着河面，那就誰也不要想活着過到河那面去，死——誰還怕嗎？問題是任務怎樣完成。

看大家在發楞，指導員立刻感到不對頭，趕緊推開別人，走到前面去看。

敵人在城牆上打起三顆照明彈，就像三盞銀燈高懸空中，把小凌河照得如同白晝，砲彈驟唌——驟唌落在河裡，打起幾尺高水花。

「怎樣辦？」指導員自己問自己。新情況產生了新問題，你不能解決這問題，衝鋒就會乾脆失敗。噤，自己這個突擊連，那裡有突不破的難關，路，靠勇敢也總衝出一條呀，可是想一想，大兵團作戰，一面打不好就可能面面打不好。指導員瞪着眼看了十幾分鐘，……忽然撥刺一下

扭轉身，戰士們都舉眼望他，他卻抓着一個個看，末了找到了孫本基。他和孫本基附耳談了一陣，兩眼可借着月光瞧孫本基臉上有沒有疑難顏色，他的心跳起來了，孫本基却說：「好，指導員，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林總計劃完成不成的事。」指導員心放下來，點了點頭，孫本基就站起來跟他往前面走。戰士們跟在後面，看指導員到底怎麼辦？

我們不要忘記，這時間是十三日午夜以後，海風吹來，據說小凌河在這種時候是冷透骨的，孫本基卻把褲子脫下來。這時，飛機在左面投了兩顆炸彈之後，又恰恰轉到頭上來，死盯着不走，照明彈湊熱鬧，趕緊打亮起來。孫本基爬出溝道，到了沒一點隱蔽的露天之下去了。戰士們張大眼睛，看着他爬進了小凌河。大家看指導員，指導員瞪着眼往前看，照明彈却熄了，前面什麼也看不見。

炸彈癩癩的落下來，把水濺到溝道這邊來，指導員臉上全是水，一動不動。

河裏面很久沒一點聲響，然後，模模糊糊，有個人影在搖晃，在努力邊水，水響，人在前進，戰士們歡喜得幾乎喊叫起來。突然一陣冷風，敵人機槍擦着河面飛，子彈噼噼鑽到水裏面去，噹咚一聲響之後，水上完全寂靜了。

時間過得太慢了呀！指導員把手擱在溝邊軟土上，把頭擱在土上。圍着他的戰士們完全絕望

了。他們很明白，那嘩啾一聲響，是自己人給敵人機關槍打倒在水裏，沒問題，孫本基一定很勇敢，可是結束了，血流在河水裏了。有一個戰士就悄悄說：「指導員，你放心，拚也拚過去，剩下我一個人，拚也拚上城，把旗子插上去。」指導員很歡喜這個戰士，可是他知道：他們都絕望了，都相信這一個計劃失敗了。不過「問題沒有解決」。飛機跑到錦州北面去扔炸彈，我們的砲兵忽然向城裏擲了幾砲，火光立刻像蠟燭一樣在夜空下閃動，這邊，小凌河的對岸，響了幾聲自動步槍，以後又沒聲音了。忽然指導員抬起頭，張大眼睛，他敏銳的聽到一種聲音，原來他眼力看不見以後，就把頭俯在手上靜靜的聽，這時便失聲叫起來：「水響！」別人不相信，以為他聽差。指導員一翻身跳出溝道，像一隻蝸虎一樣快的往前爬，他在河邊迎上孫本基，孫本基水淋淋的，冷得牙齒噠噠響，指導員把棉衣脫下來，給他披上，一齊來到溝道裏。戰士們一個個傳開去，一下子從溝道兩頭湧上來。孫本基坐在地下用乾衣服擦身子，一面向指導員報告：「我來回去，踩了三條路，插了樹枝作路標，順着我插的路標走保險沒問題，水頂深到腿肚，要不順路標走，水能淹到腰眼，……」實際比話更動人，孫本基在炸彈、機關、自動步槍射擊下，來回走了六趟，竟安然無事，戰士們就會想：我只在衝鋒時走一趟，一定更沒問題了。

指導員故意把聲音提高，好讓大家都聽見：

「怎麼，這河裏也能找出三條路嗎？」

「是，找出三條路。」

指導員於是快樂的說：「同志們！聽見沒有！這不是河，這是衝鋒的道路。」

戰士陳和站在指導員旁邊，他問孫本基：「冷不冷？」孫本基說：「不冷！不冷！屁股上凍了一個窟窿呢。」於是在這總攻前夜，在這潮濕的地底下，我又聽見戰士們輕輕的笑聲。這種笑聲我們在火線上常常聽見，我每次聽見都這樣想：能在火線上這樣笑的人，一定是能打勝仗的人。

## 一一 第二面紅旗

有一個戰士，在總攻之前，冷靜的下了決心：「決定東北一戰，這面紅旗是我的。」

他叫林鳴和，兩年前還是松花江北一個貧農，他在東北局勢最艱難的四六年冬季，從他那四壁結霜的草屋裏走到部隊上來。我對於那時參軍的人有一種私心的好感，第一，我認爲他是在革命最困難之際，拿自己力量來支持革命的；第二，我們雖然不在一起，可總算共同嚐受過零下四十度那滋味，四七年是林鳴和跟隨部隊頻繁作戰的一年。今年春天，他是全連訴苦典型，後來他

堅決要求組織吸收他成爲一個共產黨員。這次，他下決心時，不知道有沒有把那些爬冰臥雪，冒死求生情景回想一下。他的指導員，一位跟黃克誠同志第三師出關來的蘇北人，跟我說到林鳴和時卻說：「這決定東北全局一戰是光榮的。」指導員那時把紅旗交給了林鳴和。

我的觀察位置選擇在突擊部隊後面，我的左右兩側是砲兵陣地，我已經無數次感受過砲兵摧毀敵陣的快樂了。特別是去年夏天攻四平，百門巨砲齊鳴，暴風雨似的一片響，脚下的土地都在打顫。不過，這回情況並不相同。「總攻時間以霧消滅爲標準」，海霧像白色蒸氣逐漸沖淡，我兩眼盯着前方，我知道，決定的時間快降臨了。這時戰地上沉默、緊張，令人喘不過氣。可是砲兵的暴風雨換了新方式，兩面砲兵陣地上一齊傳來口令聲音，隨後砲兵表現了超凡的技術，只在開始試射五分鐘內，有三顆砲彈同時打在敵人主陣地欄柵上，一團黑烟很久不散。這還是砲兵試射時間，還沒有發起步兵衝鋒信號。團長通過地底下的電話線緊緊掌握前面突擊連：「不要過早暴露呀！不要過早暴露呀！」可是突然之間，前面有什麼亮了一下，閃了我的眼睛，我看見一面紅旗展開來，在迎風飄蕩、飄蕩，……啊，步兵攻擊了。指揮員趕緊搖電話給砲兵，砲兵還沒過癮，但是趕緊轉向城裏延伸放射。

過小凌河了，戰士們緊跟在紅旗後面，如同走平地一樣，在河裏激起一團一團白色浪花，一



直前進。

敵人給這突然出現小凌河上的紅旗嚇壞了，拚命對它發砲，砲彈紛紛在林鳴和左右落下。一陣黑烟，——紅旗不見了，我急得不能呼吸，烟散了，——紅旗在飄飄不停的前進。敵人兩架銀白色戰鬥機飛來，一昂頭就鑽下來，掃射。可是任何火力也打不倒紅旗，紅旗一轉眼到了城脚下，爬上城了。戰士們跟在後面，往上爬，往剛才砲兵打開的缺口上爬，紅旗升到城上了。這時我的心跳得極快，現在已不是由於緊張而是由於快樂。我看見林鳴和叉開兩腿，挺起胸脯，站在城牆上，高舉起紅旗，左右搖擺了六七次，在火綫上立刻爆發了一種勝利的歡悅，所有的人都朝紅旗那裏奔跑。林鳴和把紅旗插在城頭，但是林鳴和倒下了。當林鳴和站着，一個戰士說：「你負傷了。」他回過頭說：「沒有，沒有。」「我看見冒烟呢！」他低下頭，突然而從傷口噴出來，他頭朝敵人撲在紅旗下面。子彈打入肺部，又從背後穿出來，據說凡是子彈打進肺，常常是不痛，可是，立刻就死了。

當我到他們連裏去的時候，胸上掛英雄獎章的連長，很久對我解釋爲什麼這一次沒有等信號就發動衝鋒，他說：

「我們情願給自己砲彈打死，也不願給敵人砲彈打死。」他爲他這個連隊的高漲士氣而微笑。

我問到林鳴和，指導員很傷心的望了望我，繼續埋頭寫他的傷亡統計表。

我希望讓他興奮一下，我講：「這是第一面紅旗呀。」

指導員說：「不，對這一戰來說是第一面，對我們追來說是第二面，第一面是去年冬季打彰武，頭一個上城是林鳴和兄弟林慶和，他當時也很英勇的犧牲了。」

我忽然想起，四六年冬季，我在松花江邊住過無數低小寒冷的農民草房。這一雙農民兄弟正是從那裏出來，帶着過去的痛苦、眼淚、一心革命，身經百戰，在這決定東北一戰裏，爲了爭取人民的幸福，不惜犧牲了自己。我永遠記得，我們勝利的光輝，正是在那紅旗搖擺時，驕然射來的。

### 三 無線電話機旁

戰鬥到了白熱化程度了。營長陳世貴把營的指揮位置，移進到五分鐘前奪取過來的一所房子裏。

他是一個高大、年青，面孔英俊的人。他帶着很滿意的心情，彎着腰，從他的砲兵陣地，經

過一段火力封鎖地區，跑進屋來。他在計算着他所掌握的火力，他把砲分佈在指定地點了，把重機槍安置在離敵人一百五十米遠的地方，再加上附屬尖刀連的重機槍，還有尖刀排，尖刀班的輕機槍，……他一面走，一面動着手仔細計算，他反覆慎重考慮——這樣組織火力是不是正確呢？……半年以前，他在作戰時簡直怕團上附屬砲兵給他，那時他始終弄不清楚應該把砲放在那裏使用好，還老得擔心別在敵人反衝鋒時失落。可是過去令人頭痛的事，現在他卻應付餘裕的部署了，而且已經具體區分了步砲兵任務，聯絡訊號，以及統一的時間。現在只等那由他親自規定的時間到來，就在他指揮下，一陣砲彈，槍彈，把敵人趕進火鍊山裏，而後這攻擊兩次未能奏效的核心工事，就會被他摧毀，佔領。剛才這段路上，左右落了三顆砲彈，彈片打在牆上，土塊墮到臉上，很疼，但是他很高興，「讓他打吧，回頭一下子就……」他鑽進房子。道房頂給火燒去一角，陽光把滿屋烟塵照得像一織盤糊似的半透明。他立刻吩咐電話兵，把無線電話架起來。他自己走到窗前看了一陣，——前面槍聲響成一片，砲彈還不停的落在附近，看樣子敵人還要來一次絕望掙扎，他望了一下手錶，他咬着牙，決心讓敵人連這一次掙扎也不能實現。

電話兵迅速把細細的天線竿子豎立起來，差不多頂到屋頂了，把耳機掛在耳上，搬過頭問：

「叫那裏？」

「要五小隊（尖刀連代號）。」

電話兵一隻手在對着波長，距離，——以後就喊開了：「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

營長的小通訊員金星，才十七歲，矮個子，圓眼睛，塌鼻梁，老是愛笑，軍衣在他身上顯得過分寬大，手裏抓着不久以前繳來的一隻卡賓槍。他突然跑到營長身旁，嚴厲的喊：「蹲下！蹲下！」「匡」一聲，全屋都震動了一下，金星一把把營長按倒，砲彈碎片剛剛把營長帽子打在空中，碎了。營長笑了笑，罵聲「媽個×！」彎腰離開窗口，他怕他的通訊員再麻煩他。就老老實實。蹲到無線電話機旁邊去。——五小隊叫通了，電話兵把耳機子遞給營長。營長問了情況，他的最後決心下了，又一次看了看手錶，這次看得迅速，眼珠只動了一下，就嚴肅的皺起眉，全身伏在無線電話機上用力的講話：「同志——告訴大家，決定的時間就要到了，——不要怕敵人的砲，挺住啊！……你們聽我們的砲就要響了，你們應該……」這時，金星蹲在他的背後，瞪着孩子氣的兩眼，不眨眼睛，他的五官都集中注意周圍會發生什麼事情。正當營長講：「我們的砲就要響了，你們應該……」這句話時，突然金星聽到一種聲音，這是重迫擊砲彈的聲音，可是並不是從頭上飛過的噝噝聲音，而是一直向頭上落下來的可怕的聲音。金星知道營長的命令正下達到最重

要關頭，營長死也不會在這一刻放下耳機，躲躲砲彈，相反，如果你拉他一把他也會凶你一陣。可是可怕的聲音來得這樣快，不容金星再想什麼辦法，於是他的身軀一下躍起，張開兩手，撲到營長身上，像鷹一樣攤開翅膀，把營長壓在他的身子下面，就這一瞬間，砲彈落在屋的一角，滿屋充滿黑煙，火藥味塞人鼻孔，窗口附近兩個戰士倒下就沒有再動彈。營長却無論這震動多麼大，兩手只管緊緊按着耳機子，在金星的身子下面，一刻未停的大聲對無線電話受音器下達命令：「你們應該立刻趁敵人砲火被制壓時，拿一個排從敵人左側方猛插進去，要猛，要堅決，好，還有一分鐘，我們的砲開始響了。」這時營長推推金星，金星軟軟的兩手垂在營長兩肩，只一滑，像條魚滾倒在地下。營長臉色變得蒼白，立刻抱着金星，把他的頭放在自己懷裏。他發現金星負了重傷，兩面肩膀，都給砲彈皮撕得稀爛，鮮血一滴接一滴淪下來。營長明白，如果沒有這兩面肩膀，那麼砲彈皮就會老老實實鑽到營長自己腦袋裏去，那麼，指揮就完了，攻擊就全破產了。金星慢慢張開眼說：「營長……你應該換一個陣地，這裏暴露……」營長想堅決搖頭，但看見金星孩子氣的兩眼時，他沒有那樣做。這時，突然一聲緊接着一聲，我們的砲彈，從屋頂上空排着空氣嚇嚇打過去，打向敵人陣地，一顆接着一顆爆炸，聲浪氣浪像海嘯一樣狂盪着，營長立刻把金星放下，金星明朗的兩眼追隨着營長，營長又伏身到無線電話機上用盡平生力量在快樂

的喊叫：「五小隊！五小隊！聽見沒有，夥計！幹呀！狠狠幹呀！……」

## 四 地 板

我得預先聲明，這種冒險的事情，只有在小部隊獨立執行分割任務時，才會有的，指揮員和他的全連失掉了聯絡。因為戰事發展太猛太快，指揮員去偵察情況，一轉眼，部隊就不見了。天漆黑，看不見人，——那裏有槍聲到那裏去嗎？這裏已經分不清戰線，四圍都有火光，都有槍聲。不過，指揮員——連隊的領導人，無論如何，不能在部隊起作用的時刻，離開部隊。他左前小口袋裏，和英雄獎章一齊還放著五個戰士的「入黨志願書」，他正要在這一戰中考察這五個戰士的行爲。他一下想起這一切，他就指著他的駁殼槍，向原來預定前進方向追趕。他摸近一座地堡——他想喊：「同志們，你們在這裏。」可是對面朝他打了一槍，他在火光中隱約看清楚是四個敵人，他立刻冷靜的有信心的把要說的話改變過來：「繳槍吧！」對面又是一槍，他立刻還槍，聽到有人撲通倒下，趁一陣混亂，他扭轉身，跑出地堡，輕輕罵：「媽的！這個方向撲鏢了！」他還是急著找隊伍，因為從時間上估計，他相信部隊絕對不會走遠，其實部隊早已拋開敵

人正面阻礙，而鑽隙迂迴到敵人後面，正在所向披靡，鋒利前進。他選擇了另一個方向，跑進一幢樓房，這是一間黑漆漆的房子，只在砲火一閃時，才隱約看到一團人，他叫：

「同志們！你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沒動。」

「啊！……」他已經擠進人羣，一下楞住了，原來有嘖燭點在鋼盔裏，在那微弱的光圈裏一團大氈帽子上晃著國民黨大帽花，——又是敵人，敵人軍官，看樣子是敵人指揮陣地，可是他退不出去了。

爲什麼敵人會跟他答話呢？他却驚訝着了，瞪大眼睛，莫明其妙。等自己低下頭，一看這保護色的衣服，他才明白，原來因爲冷，他從地下檢了一件美國加克套在身上，敵人錯把他當作自己人了。於是他機智的改變了計劃，悄悄轉過身，把駁壳槍塞到加克裏面，他避開燈影，轉到黑暗的角落裏。這時周圍槍砲聲密極了。他冷靜判斷：部隊可能在這附近，不過他自己是在敵人圈子裏了。他立刻把希望寄托在連長，連長也是戰鬥英雄，會領導得好。而且那五個戰士的行爲也可以問他，——反正，不久就會會合。他決心留下來，留在這個敵人指揮所裏，可以給部隊起些配合作用，當然還是危險的，他輕輕撬開一塊地板，於是鑽身到地板下去了。

地板下陰濕、黑暗。他喘了口氣，先把口袋裏的文件（一份連隊支部工作總結，一份動員令）撕毀了，埋在拿指甲挖開的濕土裏。可是他摸到五個戰士的「入黨志願書」時，他沒撕，他決定留到最後一刻。他把笨重的駁壳槍套丟了，數一數子彈，還有六顆，還有萬一，「誓死不給抓活的！」最後一顆是自己的，——還剩下五顆。可是很奇怪，部隊並不如預料那樣很快就來了，時間有如蝸牛爬在荊棘上，很費力，很慢。他聽見地板上不斷有人走來走去。他的心隨着時間向下沉落，他漸漸向壞的方面着想，連隊能夠沒有了嗎？主力能放棄這個方面嗎？因為不久以前激烈的槍炮聲，一下都停止了，（十四日那晚確實有幾小時停頓，當時我還以為解決戰鬥了呢！）約深夜兩三點鐘，他聽見一個人的脚步，咯咯不停的專在他頭頂地板上轉來轉去，他驚覺的把槍舉起來，他知道最後的時間快到了。有一回，那脚步重重在他頭上踏着，地板只要一掀開，就完了。他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但一轉念，不對，他把槍對準了地板。以後，他聽到有士兵報告，敬禮，頭上的脚步停止，那人粗暴的喊叫着。他高興了，這一定是一個指揮官，指揮員的一線希望又來了，好像地板下忽然發了光，他笑了。他計劃把敵人這一個指揮官打死來配合部隊作戰，這時「最後自己打死自己」的念頭，只是輕輕想了一下，他發現現在不是想念個人生死的時候，而是如何作戰，作戰唯一的目的就是乾淨消滅敵人。他又想到自己連隊，他們會發覺指導員失了



「聯絡，他們當然不可能專門來尋找他，可是一定會更無情的咬着牙，多消滅一些敵人，……可是正想的時候，突然一種奇怪的聲音驚醒了他，他一下子就清醒過來了。他聽見——槍聲，在很久沉寂之後，突然響起來，而且很快的愈響愈近，看樣子，作戰目標是這座房子。「自己人也許不知道這是敵人核心陣地指揮機關！」他堅決的認爲自己人，應該先用砲擲敵人首腦擲打亂，而他忘記那樣一來砲彈就會打到自己頂上，砲果然響了，聲浪像海水一樣怒吼，不過都在這房子四周，這房子一時之間就像小船在怒海狂濤中濺來撞去。不久，他聽見吶喊聲音，啊，自己人，是自己人，地板上脚步聲亂成一片，轉來轉去，——啊，敵人在掙扎，在防禦。他把地板推開，一躍身跳到上面來，「拍」一聲，他把那個面朝窗背朝裏在指揮堵擊的敵指揮官一槍打死了。敵人回頭一看，滑亂了，紛紛往窗外跳，——屋裏空了，只有那頂美國鋼盔裏點着半截蠟燭，發着微光，……

突然由門口跳進一個人，不容分說就把他的駁壳槍奪過去了，還把槍對準了他的胸口。指導員只是笑，他慢慢把美國加克脫去擲在腳下。對面這人立刻驚呼起來：「啊！是你呀，馬成光，你們連隊在這裏，他們在找你！」指導員一聽就往門外跑，迎面撲進幾個人，指導員看見五個交「入黨志願書」戰士中的四個戰士，他問那一個呢？他們說他完成了艱鉅任務以後，他英勇犧

牲了。

## 五 爲了勝利

有一個連在「中央銀行」附近作戰，正在決定勝負關鍵上。遭受了敵坦克車隊的突然襲擊。因爲是一條狹巷，坦克只能一條線的衝過來，呼呼吼叫着，鐵輪在爆炸得不平的路上碾得刷刷響，坦克昂着頭，像野蠻的猛獸一樣直衝直撞。我們的戰防炮還在後面，連長叫副連長向營裏去聯絡砲兵，已經來不及。因爲戰事發展順利，這個連又是突擊連，沒有準備火油瓶子。唯一能對付坦克車的手榴彈也打光了。這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因爲這是核心陣地最主要的決戰，如果「失敗」，那就會影響整個戰線。可是我們戰士的腦子裏是絕對不能忍受「失敗」這種念頭的，於是有一部分戰士，也不等指揮就奮不顧身，舉起槍，一直向坦克衝去，那就是說寧可拿血肉之軀擋着坦克，也不能退却。

「喂——喂，衝呀！衝呀！」

他們熱情呼喚着往上撲，可是帶頭的坦克上冒出火花，開機槍了。流血了，鮮紅的血流在地

上，給陽光照着，衝鋒的戰士紛紛倒下，有的把手一揚歪下去，有的於榴彈輪碾倒，坦克仍然衝進。

這時有一個戰士，個子不高，叫陳德，不知從那裏找來一根爆破筒，灰綠色的細長細長的竹竿似的爆破筒。他是那樣勇敢，那樣靈活，他不是從正面，他彎着腰繞到坦克的側面，——坦克以極大速度衝進。陳德十分清醒，他們只有這一根爆破筒，如果這根爆破筒也不能停止坦克，那麽就聽一句話，那就全完了，陣地失陷，全連也就毀滅了。因此，他離坦克愈近，他兩手抓得愈緊。他離坦克還有十幾步，坦克上的機槍射手發現側面有人襲擊，立刻兇狠的掉轉機槍，可是陳德拚命加快速度，像一陣風一樣撲向坦克。他沒有放鬆爆破筒，他緊緊抱着爆破筒滾身到坦克前面的鐵輪下面去了。鐵輪還在旋動，就在這一瞬間，他拉了導火鎖。轟然一陣火光，一陣濃烟，陳德和爆炸筒一齊同歸於盡，爆炸開來了。濃烟烈火像一陣暴風驟然震動開來，坦克頭一歪，不動彈了。後面的坦克都擁塞上來，火，從第一輛坦克向第二輛坦克撲去，汽油向空中拉開一面黑旗一樣，冒着黑烟。敵人從坦克塔裏向外跳，最後一輛坦克很想扭轉身，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的連隊在連長指導員親身率領下，高聲喊着嚇人的聲音，立刻發動猛烈的衝鋒了。

## 六 鋼鐵的意志

團政治委員于緯，爲了團担任主攻，已經快樂了幾日夜。在發動總攻之前，他匆匆在日記上寫：

「十月十四日，在火線臨時指揮所。我團即將發起總攻，堅決爲了最後消滅東北蔣匪而戰，爲了革命勝利而戰。」

這就是他作戰的情感，他常常寫，可是他覺得這一次不同，這一次是站在歷史的門坎上，一個人一生作戰，這樣由自己英勇努力而決定全局的戰爭，却不會有幾次的。

突擊連打開突破口，那一面令人看一眼，就滿腔熱血立刻沸騰的紅旗，已插上突破口。部隊像流水一樣，不顧敵人側射火力，蜂湧前進，都想早一刻跑進城去，於是湧塞了突破口。副團長在前頭帶突擊部隊先進去了。敵人拚命想延長自己的生命，把創口堵住，於是組織砲火反擊。恰在這時，一顆砲彈落在政治委員與團長的附近，轟然一聲，團長倒下去呻吟了一下，立刻被人們抬下去了。這時，全團的命運，就都在政委身上担起來了。于緯趕緊跑到被擁塞的突破口那裏

去指揮部隊，每次戰作，在重要關頭上都聽見政委熱情而嘹亮的聲音，現在他一喊叫，戰士們立刻興奮而又清醒，迅速的從突破口插進去。這時，子緯插着手站在突破口附近，望着戰士們從他面前走過，砲彈還在前後左右的紛紛落下，每顆砲彈一炸開來，立刻就分成無數刀刃形破片，帶着嘩嘩聲，可怕的向四下飛去，恰恰有這樣一塊滾熱的破片，一下子打上政治委員的胸膛，鮮紅的血液，從衣襟上流下來，他的警衛員趕緊掏救急包，政治委員可是一點也沒動，他的臉望着他的部隊，只說了一句：「我不要緊，讓隊伍先進去。」

政治委員剛剛二十五歲，他原來是個知識份子，抗日戰爭開始那一年，他「爲了祖國」參加作戰，從此以後，身經百戰，把他煉成一個沉着勇敢而又頭腦新穎的軍事幹部。他是全師最年輕的一個團級幹部，當師首長們在一齊，也都承認他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幹部。兩年前在那天和地都白茫茫一片的松花江南岸作戰時，他還是師的組織科長，他和一個營長（現在的團長）執行一次單獨作戰任務時，表現了卓絕的政治堅定性。他們被敵人包圍，在風攙雪雪攙風的雪地里，艱苦作戰，一日夜不吃飯，不睡覺，最後，以他的英勇機智，還在火線上進行政治攻勢，迫令敵人一個營全部投降了，可是他從那次患了嚴重的氣管支炎，天一冷就咳嗽，他從未對旁人講，只是不知從那裏找了一塊破鬼皮纏在脖子上。不過只要談起那次作戰，政委和團長都會激動起來，因爲

好幾個心愛的戰士犧牲在那次風雪之下了。現在在南滿作戰了，深秋，樹葉還沒落盡，當政治委員跟隨部隊進城，在剛剛奪佔的坑道裏，聽見一處淤水，水上浮着一灘血和落葉，他忽然想起了北滿的嚴寒，於是有一種思想升在腦際，「今天，我們在勝利中前進，決定全東北人民的幸福。」可是他搖了搖頭，他心裏說：「應該這樣講。」在二下江南那最艱苦的時候，毛主席所說「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就決定了勝利的前途，就是那個戰士欲彈倒在雪裏時，那個戰士叫什麼？——他一下子卻想不起來，他努力在想，……

這時激烈的縱深戰鬥正在順利進行。按照總部的作戰計劃，他們拋開正面敵人，向南，然後向東，然後再折回來向北，這樣去分割敵人，——就像切豆腐，先把這一大塊切下來，然後再切碎，用部隊的習慣語叫「吃掉它」。政治委員一面走，一面想：「是的，堅決抓住敵人吃掉它。」突擊營却在一個建築極其堅固的敵人倉庫周圍停滯住了。政治委員跑上去。敵人坦克車動，反覆衝殺，砲彈和機槍彈就像從篩子眼漏下來一樣，把這一段地方打出一片火，在這兒，你會覺得子彈跟子彈會在空中相撞，黑色的子彈頭落在地下，就像密林裏的鳥糞一樣滿擦擦的蓋了一層，這不但在一天的攻擊中，而且在這整個戰役攻擊中，都算最艱險的一次了。政治委員立在營指揮所的房子外，親自觀察了情況之後，轉過身對營幹部說：

「同志們！堅決的打，消滅敵人！」

團與後面主力已失掉了聯絡，像一個圈套着一個圈，我們割斷敵人，敵人又割斷我們。政治委員不用望遠鏡，已把敵人陣地看得一目了然，敵人砲火、坦克、步兵一齊出動，但是如同火已經熱到一百二十度，那是最可怕的時候了，但是政治委員不為現象所迷惑，他從這烈火裏已經預見，只要我們再堅持一下，敵人就要動搖。於是他決定自己直接指揮作戰，於是他走進已經半塌的房子裏去。營長、教導員聽了團政委那句堅毅的言語以後，一聲未響的到連排位置上去了，他們留下副教導員和政委取聯絡。政治委員蹲到無線電話機前面，帶上耳機子，直接掌握前面火線上的突擊部隊。他的熱情而嘹亮的聲音，通過空中傳達到前面火線上去，他說：「同志們！堅決的打呀！敵人就要動搖了，看誰硬到底呀！正是消滅敵人的時機到來了，同志們！這時機不容易抓到啊！到了嘴邊的肉，別讓它滑掉啊！……」火線上甚至聽到他輕快的笑聲，實際他沒笑，——不過那確實是他的聲音，是他帶着堅強無比信心的聲音。

五分鐘以後，正是戰鬥最緊張時刻，一顆砲彈剛好落在屋頂上，把屋子打塌，一塊銳利的破片鑽進他的右臂，血花噴出來，衛生員忙着給他包紮，並且因為他已兩次負傷，要求他離開火線，他說：

『沒問題。』立刻拿左手指揮作戰。

他從心裏感到部隊在新式整訓之後作戰的神勇。三十分鐘之後，一瞥也不錯，他的預見在實際上出現了，敵人集中所有力量最後猛撲不還的時候，立刻就慌亂起來，於是按照政治委員的作戰方案，我們一個排就如同一把彎刀從側方楔入敵人陣地。這時敵砲不往這裏打了，空氣立刻緩和下來，勝利的聲音從前面火線上傳下來，他接到這個報告，那時他大聲叫喊：『反擊下去！反擊下去！不讓敵人喘氣，反擊下去呀！』於是他立起身，輕快的對副教員笑了一笑，拿單獨的左手拍身拍上的灰塵，從廢墟裏爬出來，往前走去。

部隊現在已經折回頭往北了。只要把包圍圍一封口，他們團的任務基本上就算完成了。政委是個敢於勝利的人，因為在剛才這陣激戰中，他英勇的迎接了勝利，像已經拿鑰匙開了鎖，下面的門自然就好開了，所以戰事發展下來就更順利了。最後，他們不但迅速封了口子，而且戰場情況起了急遽變化，敵人崩潰了，等不及再向上級請示，政治委員機動決定：『本團在分割敵人之後，繼續執行最後完全殲滅敵人的光榮任務。』他把寫了這項命令的一頁紙從日記本上撕下來馬上送到各營裏去傳看。下午四點半鐘光景，陽光為雲裏蔽蔽，他們最後向築有四座碉堡的院子進攻，敵人一個師的指揮部在這裏面。政治委員仍然是親臨火線，部隊在他直接指揮下，最後衝破



敵人防線，打進院子，現在敵人進行的已經不是戰鬥，而是繳槍了。政訓委員跟隊後面走，進院子。在這時候，突然之間，有一顆砲彈，落在他背後，火光一閃爆炸開來，彈皮從背上打進去嵌在身子裏面沒有出來，他猝然跌倒了，很多很多的鮮血從他身上流出來，淌在地上。衛生員很迅速的把他抬上擔架。他的臉上還露着笑容，對從他面前走過的一個戰士，熱情而嘹亮的說：

『同志！我們勝利了，好好歇息一下，等着新任務吧！』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哈爾濱

